风物

天顶湖的早晨

傅 菲

晨始，露水晶莹。细细的雾丝盘织下来，弯弯绕绕，一圈一圈，山是米白的一片。在文成的南田山，我一个人在湖边走。山涧流淌之声浸透了内心。南方的山岭和湖泊，我熟悉，灌木遍野，秋花零落，湖水如玉，碧波荡漾。南田山既是一座山，也是一个高山盆地。早晨给秋野涂了一层露珠白。南田山由岭叠岭，叠出了一个盆地，像一张大圆饼。山坡上绛红色的灌木林，和浅褐色的裸土，形成中年人面容的色调。湖边不多的几户人家在山坳转角隐现。

这是我第二次来温州，第一次来温州的文成。在读初中时，我便知道了文成县。文成是刘伯温的故乡。刘伯温会摆石头阵，是个神算子，就像三国时代的诸葛亮，经天纬地，立政安民，是我喜爱的先贤。刘伯温死后，谥号文成。

文成以百丈漈瀑布扬名天下，以刘伯温故地被世人所知，我最想看的，却是天顶湖。在淡淡晨雾中，我一个人来到了湖边。天顶之湖，许是和蓝天最接近的湖泊了。

雾笼罩了山野，灰白白。湖边浅滩，秋荷多半凋残，枯叶浮在水面。李商隐的《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兖》中写道："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半塘秋水半塘秋荷，是一个旅人下马歇脚的意境。浅滩芒草枯败，瑟瑟的芒叶蜷缩。李商隐是我偏爱的晚唐诗人，生活在藩乱时代，朋党倾轧，客死异乡。他一生多半愁郁，常被误解，唯寄歌赋情爱。他的《无题》写道："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让人别样悲伤。他的人生是残境，如雨中枯荷，曼妙却腐蚀心骨。想来周敦颐也是爱荷之人。他喜交诗友，爱游乐。北宋仁宗嘉祐八年，周敦颐与沈希颜、钱拓共游雩都（今江西于都县）罗岩。沈希颜在善山欲建濂溪阁。周敦颐题写《爱莲说》相赠，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喻示磊落高洁。

偶有鱼在枯荷叶下，荡起圈波。塘四周是一垄垄的茵绿茶地。茶地像沸腾的水浪，往坡上翻卷。

一个高山盆地，像一个举过头顶的水盆。从高空往下看，应该是这样的。峰峦重叠，绵亘广远。雾化的空气，恬淡。山川似乎很邈远。天顶湖隐藏在平坦的盆地里。开阔的盆地，依稀可见不远处的叠山秀峰。峰岭摇转，山道从坡地向灌木林纵深而去，像遗落的粗壮棕绳。山茶白艳，香气被风抱来抱去。

屋边、湖边、路边、林边，都是油绿的油山茶和油毛松。油山茶在丘陵的斜坡或低洼地，谦卑地生长。间杂的灌木林显得蓬勃。深秋的山茶花一撮撮，黄蕊白瓣，和墨绿的茶叶形成一股股树梢上的彩色喷泉。漆树淡黄。枫树丹红。雾慢慢退去，萦萦散开。我们的头发上、衣服上，结起绒毛一样的水珠。

花萎谢在枝头上。山茶花一天天吐白，白出玉质。秋分之后，露水凝重。花瓣萎缩，洇出黄斑，花蒂霉变，花朵收缩在蕊的四周，脱落。蕊一根根脱落，但不霉烂。枝头上，便是黄白的凋谢花，如花的遗体。秋雨飘来，风送寒意，花落满地。时值深秋，地上都是枯花。百叠岭海拔600米，不算高山，因山风从洞宫山脉夹裹而来，扫荡而过，秋意降得更早，花也谢得更快更早。油山茶花一般在霜降时节开得最艳丽，如雪飞山坡。油山茶树是灌木，不足三米高，树身的下半部侧边腐烂，另一侧边树皮灰白。树干不足20厘米粗，枝叶繁叠。枝叶有巴掌长，半个巴掌宽，叶面光滑，叶边粗糙，看起来像苦槠树叶。

雾完全散了，只有山尖上，盈盈了一圈淡白气。盆地翻滚着稻浪。金色的稻浪给人温暖感，像异乡人凝固的日暮乡关。山梁两边的灌木林，被秋风熏染，有了绚丽的秋色。蛋黄色的阳光晒得人浑身煦暖，天顶湖像是天空的倒影。

陆陆续续有很多外地人来天顶湖。湖中裸露的丘陵山体，有黄褐色的岩砂面，绚丽柔美。

我回到酒店泡当地土茶。茶是绿茶，水是天顶湖水。茶叶在沸水中慢慢舒卷，茵绿，热气萦在杯口。茶叶是水中俊美的象形汉字。茶树是最贴近人五脏六腑的一种树。我曾在《去野岭做一个种茶人》中说："近年……厌倦城市的时候，我便想去找一个荒山野岭生活，筑一间瓦舍，种一片疏疏朗朗的小茶园，白天种茶，晚上读书，听溪涧流于窗前。从青板的祝家垄回来之后，我这样的念头，似乎更强烈了。"我一直找不到这个野岭在哪里。到了天顶湖，我知道，这里就是自己要找的地方。

我似乎成了遥远的先民。我和他们有着相通的血脉：朴素的、纯粹的、裸露的。这是我向往的境界：我有一壶茶，足以慰余生。在一个山岭，锄地、拔草、修枝、采茶，听残荷雨声，看雾萦雾散，是禅境。我是世中人，入不了禅境，但可以像个拙朴的种茶人，提一壶热茶，走遍山梁。屋舍四周的山梁，既是自己一个人的江湖，也是自己一个人的归属。人需要活出脱俗。苏东坡在竹林里，淋了一身雨，成了落汤鸡，他多会打趣自己："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天顶湖，像一座心灵的归所。在这个早晨，在我眼中。

微小说

开会

李海燕

傍晚时分，去地里收秋的人们陆续回到了村子里，碰到面的啰唆几句地里的收成，然后匆忙回家，一会儿的工夫垃垃屯的上空升腾起缕缕的炊烟。

就在这时，村里的广播大喇叭响了，这声音如同害了多年哑病的人，突然开口说话了，令人无比地惊奇。更为惊奇的是播放的内容：今天晚上七点半召开全体村民大会。开会这个词陌生得让人立马想到是谁在搞恶作剧。但那分明是村主任徐茂凡的声音，而且一连播送了三遍，千真万确是开会。

刚过七点钟，第一个来开会的是老书记梁玉泉。76岁的梁玉泉6年前得了喉癌，手术后失声了，咽喉处被一块白纱布挡着，像一个帘子，一出气就微微地颤动。他走进村里的大会议室，眼光在那些陈旧得如同他的年龄一般的木头排椅上抚过，想当年自己在这里不知召开了多少次会议，那时候这里庄重而热闹。后来没有会可开了，即使是三年一次的村委会选举，也是一行人抱着票箱子挨家挨户地走票，这里沉默将近40年的光景了，老书记有些感慨。这时来了第二个开会的人，是当年第三生产队的老队长老万头。老万头87岁了，下巴上撅着一绺山羊胡子，手里拄着一根拐杖，颤颤巍巍地站在门口，眯着老花眼，朝老书记笑着。随后三三两两的村民陆续来到了村部，大家都议论着，猜测着，嬉笑着。会场上渐渐地热闹了起来。七点半村委会一干人走进会议室。

"老少爷们儿，大家肃静，现在开会了。"

村主任徐茂凡的声音淹没在一片嗡嗡的说话声中。

"下面请高书记讲话。"

村民们基本上都认识这位高书记，他是区里派来蹲点儿的，40岁左右的样子，戴着一副眼镜，显得很斯文。扶贫这段时间经常走家串户，说话清风细雨，特别中听。

"村民们，我闲话少说，今天咱们开会的主题是关于咱村的困难低保户问题……"

下面就像一场正放映的电影被拉了电闸，咔嚓一下子，声音皆无。

"……以前的低保户除了得重大疾病的外，其他的全部作废，今天我们通过村民重新推举产生。"

下面有几个气管儿不太好的、出气声重的都能听见。

"咱们要把握好手中的权利，评出真正的困难户。方法是一个人推举提名，然后全体村民投票。"

下面开始交头接耳。

老书记站起来，他用手比画着，喉咙处的帘子随着他喘气频率的加快而快速地抖动着。老万头拄着拐杖走到他的跟前，"我说玉泉你先坐那儿，我来。"这对当年的老搭档，还是那么配合默契。

梁玉泉回到座位上。

"各位领导，我问一句，这事当真，还是走走形式？"

"当真，绝无戏言。"高书记回答道。

"那我提一个，刘玉学。刘玉学是垃垃屯一等一的困难户，他大儿子30岁那年掉水库里淹死了，大儿媳妇改嫁走了，留下一个4岁的孩子。二儿子精神不好，二儿媳妇也没养住，又留下一个6岁的孩子，老伴儿有严重的哮喘病，一走道嗓子就像拉风匣，呼哧呼哧地大老远就能听到。他本人体格也不好，靠打点儿零工养活五口人。刘玉学来了吗？"他用苍老沙哑的声音冲着下面使劲儿地喊了一嗓子。

人们前后转着脖子，都在寻找刘玉学。

"在那儿呢。"顺着一个人手指的方向，像瘦猴一样畏缩在最后面的正是老万头提名的刘玉学。

插画 胡文光

"同意刘玉学为困难户的请举手。"高书记大声说。

"哗！"会场上的手臂像地里的高粱茬子似地齐刷刷伸出一片。

"刘玉学，你上来填一下表。"

刘玉学没动地方。有好事者上前连推带拖地把他弄到了前面。

刘玉学瘦巴巴的脸上带着惶恐不安。徐茂凡把一份表格递给他。刘玉学没接，脸憋得通红，可怜巴巴地看着高书记说："我……不填。"他都结巴了。

"为啥？"高书记问道。

"我都填……四回了，都说上面不批准。"

村主任徐茂凡闻听此言，脸一下子变得不自然起来。

这时候老书记走了过来，他把笔和表格拿过来就往刘玉学的手里塞，喉咙处那个帘子呼嗒呼嗒地动着。刘玉学往后推脱着。老书记急了，把表格放在前面的桌子上，提笔在后面写下一行字："这回你的低保再批不下来，我的低保费给你！"

刘玉学看着那行字，突然蹲在地上，脑袋低垂在大腿上，肩头剧烈地抖动着。

人们伸长脖子看着，有心软的女人抹起了眼泪。

刘玉学填完表后，会场开始活跃起来，你提一个，他提一个，有全体通过的，也有被否决的，笑声、掌声一阵阵响起。

月上树梢，家家户户静悄悄的，只有村部里还灯火通明，笑声不断。会议已经结束了，可是村民们余兴未消，还沉浸在久违的开会氛围里。

虚拟或现实的大雪（组诗）

于成大

雪 村

小村
就像宣纸上的一幅画

柴垛更加丰满
松枝伸手就能够到银子

白雪更白 屋檐更黑
白得刺眼 黑得让人心疼

扫帚引出一条道路
山峰留住一座王冠
积雪下面的劈柴
怀揣一团火

白桦树分开北风
炊烟分开天空
犬吠分开寂静

大雪扶住摇摇欲坠的老屋
故乡 它承载着
我白雪一样干净的
乡愁和怀念

冬天片段

天如此寒冷
没有人注意到我内心的
凄清

草垛藏好了一群麻雀
冰层藏好了一条河流
道路藏好了远方

疾驰而过的列车
没有留下任何消息
也没有任何要停下来的
意思

大地的裂纹
多像这个冬天肆意生长的
皱纹

一个人的冬天

将日子用旧 将雪花看轻
将时光一天天吹凉

冰层之下 波澜不兴
翅膀之上 大雪堆垒

北风像一把刀子
将树木剔成了骨头
落叶栖居于低洼之处
犹如黯然失意者

一片松林被贴于风口之上
松涛 是无法舒展的皱纹
折断的树枝 依然是
喊出来的痛

大风过后
一滴水到达了冰
一场雪到达了鬓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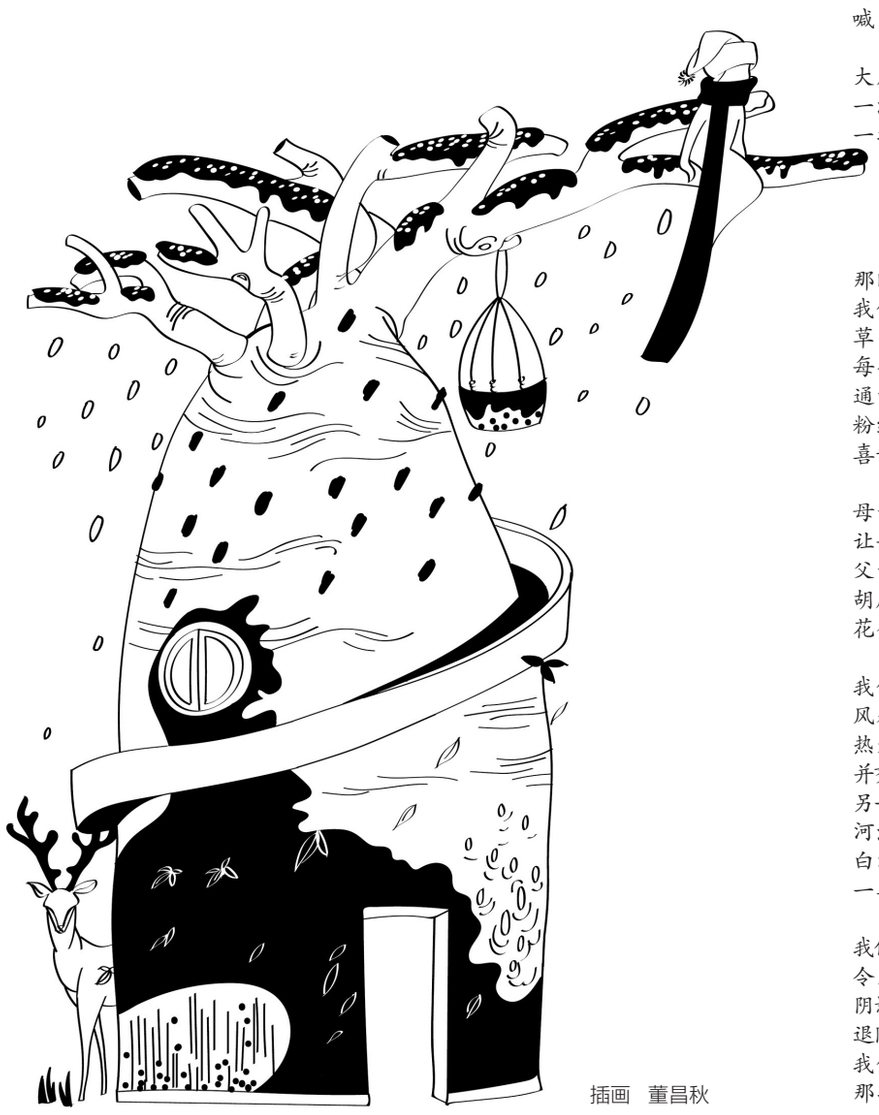
那 时

那时
我们的身体里汁液涌动
草色因此葳蕤
每个清晨 灌木都会走在
通向乔木的途中
粉红色的花瓣俯向露水
喜鹊引领纯洁的霞光

母亲手持一条河流
让每个日子都涓涓潺潺
父亲翻开的土地上
胡麻蓝色的花朵飘扬
花香彻夜不息

我们在远离危崖
风暴和阴霾的地方
热爱自然和生活
并努力成为一尾鱼和
另一尾鱼
河流一再为我们清澈
白沙、卵石、水草
一再为我们柔软

我们的爱 令天空出奇地蓝
令大地兴奋地起伏
阴影和乌云
退隐成遥远的蚂蚁
我们善良得就像
那些心无旁骛的羊



插画 董昌秋

楼梯（外一篇）

庞 白

一直以来，我对楼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感。

小时候住二楼，喜欢睡在木板铺的楼板上。宽阔的楼板就像一张巨大无比的床，让人在睡梦中任意驰骋。但在这张巨大的床上也有一处地方是睡觉时不敢越雷池一步的，那就是靠近楼梯的地方。虽然楼梯口在晚上睡觉时封盖起来，但我总怀疑楼梯的盖板不牢固，怀疑不小心滚到盖板上时，盖板会整扇塌掉，人会在睡梦中像皮球一样沿着楼梯往下滚。所以睡觉时我都远离楼梯口，远离内心深处对死亡的恐惧。

这样的日子持续到16岁。16岁那年离开家，之后就没在家中的楼板上睡过。但是那吱吱作响的楼板声总会出其不意地在梦中出现。那声音不大，却如切割木头的钢锯一样不留余地地在切割着从来没有远去的回忆。

后来走过无数的楼梯，水泥的、木板的；结实的、破烂的；高的、矮的……

然后在楼梯处和无数面孔相遇，年轻的、年老的；美的、丑的；男的、女的……

一张张脸，像途中的树叶，在风中飘向我们并不在意的某处。我们的脸也一样，在对方的眼中飘过，并且迅速消失。不是故意而为，而是太多的风景在我们的视线中一晃而过，我们不敢承认的柔弱无法承接更多的占有。

在楼梯处相遇的面孔一般没有表情，像两片互不相识的树叶，各自飘零。就算是熟悉的面孔，在楼梯处，俯视或者仰望，位置不平等，心态难以平稳，打声招呼或者简单说几句，然后彼此告别。

也曾听过传说中楼梯处的美丽偶遇，但更多的是恐怖故事里摇晃的身影和让人心生寒意的笑声。楼梯，九级或者十一级阶梯之后，拐角，拐角背后，是无法预料的未知，我们看不见。

更多的时候，楼梯是安静的。弯曲的道路，盘旋向上或者向下，像一座冰冷的雕塑。它们是堆积着的。望着这些楼梯，它们是沉默的。"比在树林里更沉默/一把斧头就/收藏了它们全部的声音/现在它们在空无一人的房子里/姿势别扭/上下两难/翻开一本画册就看到了它们/也可以说欣赏到这些造型/木的。色泽的。挣扎的/一块一块堆积起来的/沉默。"

望着这些楼梯，它们是沉默的，我也是沉默的。

落日的声音

初识大海，从落日开始。在防城——一个靠近越南的港口。

那是我参加的第一次航行。事实上，第一次航行，自船从北海开往防城已经开始，但这两个城市之间的航程只有三个小时，新鲜感替代了所有想法，三个小时一晃就过去了。当船在防城港装好货，等待开航的时候。其他人都休息了，我却不能平静。便一个人登上驾驶楼顶。我一个人坐在海风中。远处是大海，更远处还是大海。

那时是黄昏，船需等到晚上十点才开航，好在清晨时经过琼州海峡。

夕阳沿着船尾滑过。那些光亮，在那个时候显得很静穆。一些不知名的鸥鸟从头顶飞过，扔下一串尖叫，然后掠向远处。望着远去或者从远处飞近的鸥鸟，不一会儿人便会有一些入神。不由自主，视线会随着那些鸥鸟飞行的轨迹通向虚无。很久之后才发现，原来自己什么也没有看到。于是重新看夕阳。

若干年后，我记录下了那时看到的一幕："那些光亮/直逼耳朵/静穆地燃烧"，"从一幅画/向另一幅画/继续着荒凉。"在大海中孤独地静坐，作为正要从事航海职业的人不太可能不陷入一种难以言说、与惆怅紧密相连的心境中。

这样的心境，伴随我很长一段航海的日子。那是惆怅、灰色，难道这就是大海给我定的调子吗？

而事实上，大海更多的是蓝色，就算在落日余晖中，大海也不改蓝的本质。那种蓝，在昏黄中充满光亮、通透和坚韧。而灰只是掩蔽在大海颜色中的一小部分。这一小部分就像是空气中的某一阵风。很多时候我忘记空气的存在，而风吹的时候，我的脸和眉心会感觉到来自遥远的冷的冲击。这样的冲击远不比空气重要，但是会在我的内心留下更久远的记忆。大海里的惆怅和灰，正是如此。

有些经历中的印象一经形成，便无法更改，在心里就像大榕树一样，外界风或者雨的吹打，或许会让它有些许变化，但是它的根随着岁月的更迭不会有多大的改变，那些根会越长越深，直到树干枯了，它们仍会鲜活如初。